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七目錄

姜寶

前丹徒令鹿門茅公荒政記

慎蒙見前

黄龍洞記在弁山

耿定向

孝子傳長興人

王世懋

跋趙氏三帖

爲姚伯道跋歸去來辭後松雪書

沈節甫 烏程人

敘譜

玩易樓藏書目錄引

大樸圖記

答湘心山書

沈桐 歸安人

安定書院集序

武康三橋埠普濟菴刺繡法華經序

陳方伯祠堂記 方伯名應和歸安人

吳興藝文補卷三十七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七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謝董宗伯賀平亂啓

張佳胤

於越山川十道讓提封之勝憲臣鎖鑰九官推分閫之權自省何人濫茲大寄追惟客歲偶值時艱謬膺綸綍之音遂承地方之乏之始而被命本爲營卒脫巾繼而如杭適當市民斬木倉皇猝變五技欲窮顧旁援一籌莫展恭遇某官忠貞天植仁義性成緯武經文不但池

上夔龍竝是禁中頗牧齊家治國豈惟功高廊廟亦且
化及鄉閭井妾意詞塲猥蒙剪拂爲即春省獲備驅馳
深逢國士之知叨附材館之録念將變之艱大既憂其
始又慮其終憫某某之庸愚既提其左復挈其右長箋
小牘石畫言代筆手書機宜鑿鑿某仰藉廟堂謨訓
上承 天子威靈行坐蒿目者一年次第授首者二變
迂遲有罪蹇鈍何功惟天眷大邦不欲廢朝廷之外府
使人邀至倖遂得竊餘廩於名都不罪已是寵榮其他
敢萌覬望詎期 皇命誤及下流惟左樞參軍國之謀

而中臺總繩遒之地夙稱華秩交集厥躬循省知慚凌兢罔措皆賴明公用情忠厚不非鄉國之大夫援引周全回嘿陰崖之朽質齒牙何惜羽翼遂成擬陳犬馬之悰忽枉紀綱之使郇雲繡卷祖孫之文翰絕倫錫幣金巵筐篚之珎奇泰甚夫恩德隱于不可知者其心銘之而口不能道儀文加于不可報者其手受之而心不能忘如結草而存是事乎期以異日討及瓜而登斯堂也謝在中秋怱祟方殷暑疴是困徼裁單疏鳴布下私

涉侪子與入計叙　　宗臣

子與既以比部郎中出治汀矣亡何余亦出爲參議乃又守汀豈不數哉余以戎至汀子與蓋三觴余碧雲朝斗之上其秋余與子與從事閩中則又擁衾而談者浹旬也是時子與治汀已一年而明年當 覲于是以十月戒塗余乃臨岐而嘆曰嗟乎子與余二人何以別哉往余與子與爲郎時鳴珂援簡翺翔古道一何盛也一歲之間咸拔茅出矣世言恒難外吏李王二君並臬余乃藩吳至微爲從事而守者獨子與也大都提封千里乃其兵戎財賦禮樂教化咸紛然總於守之一身日一

束帶坐則餧者凍者繇者租者甲者羽者鈎者纓者牒者檄者雜立其庭若蟻附蠅集也而乃又以一人之心知耳目綜錯其間固難哉固難哉予與姊至汀會粵冦犯汀關吏告急予與則提戈躍馬督精銳三千走之而賊至逃匿深山中竊相誠毋出恐爲徐使君所皆汀故事貧者匿其賦以售田而富者恒收其田不收其賦以故富者不賦賦者不田而予與乃下令曰其有不賦而田者吾收之民遂不敢不賦而民之有控者予與立召之前與語輙遣去而一日之間牘隆隆山起予與握管

而散之如馳焉而老吏大猾不能得一錢也間則召郡諸生談大事而子與乃又闢碧雲朝斗二巖讀書其中余登厥臺裴回焉子與無論精意政事即其溫恭德容懃懃煦煦靡不感人之心以故郡父老輙語其孳息至泣下曰彼徐君何愛我也且又不費我一蔬自老人爲兒時希覯之矣而閭之學士大夫亦靡不慕子與光采輙曰徐使君徐使君云余讀漢書其吏有治行則其君下璽書勞苦令子與之政何如漢者今且北謁　帝帝廉其狀必大異子與子與奉璽書被章服出都門揚

揚行使覩者咸嗟曰若輩不可以外吏困豈不愉快哉
子與歸且過齊魯吳越之墟李君耕矣而王吳二子吾
知其不困於吏也政使爲吏所困奚言困二子哉子與
不信余言則請問諸耕者

報徐子與書　　宗臣

子與足下僕與足下交至驩天下莫不聞也別足下一
年矣迺不能馳一价奉訊足下吳卿移書讓僕謂僕以
山林自驕足下豈亦有此謂乎秋中辱使惠之以書萬
里長思頓解復結矣僕以今夏卜築湖南羽扇葛巾高

臥明月客善長簫被以采蓮之曲極恨不與足下同之也元美秋中過我草堂把盞狂呼猶作長安中態四顧諸君不在重自傷念于鱗竟以守出𨗇得閒園讀書元美言于鱗於僕謂其長揖不拜官長也斯鱗哉斯鱗哉梁卿落莫山中竟無音耗僕深思之常蘇蘇隕涕茂秦近復何狀吾輩尚壯逃君白髮種種矣吳卿還楚過廣陵𨗇不顧我秪以詩寄我又大譏我可恨足下以書去爲僕一謝焉進使者問知兄嫂諸息俱亡恙尊公起居徙更爲足下大喜使復至甚勞具言奉報川謝䠷閒歲

募在客霜雪叏其辛謝故人努力自愛

春秋讀意跋

潘季馴

春秋讀意者何我一庵唐夫子讀春秋而得其意也意者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孔子之志也孔子之志何遏人欲存天理教天下以盡性之學也詩言情書言事禮言中樂言和易言變皆性也何獨春秋以性言性與而難知因跡求性顯而易見孔子欲天下人人皆知是之爲理是之爲欲是爲理理所當存是爲欲欲所當遏譬之聚衆觀塲不問智愚賢不肖皆能指而言曰某也

善吾所慕其也鄙吾所羞輿起其久汩之良心觸動其
暫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遏
理可存而性可盡矣天下之言性者故而已春秋性之
故也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嗚呼孔子惓惓愛人無已之心至是蓋悲矣或者不
亮孔子之心乃曰春秋意在褒貶夫竊褒貶之權以賞
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褒貶
之權立法自巳是非之公所取在人人巳之閒公私判
焉是不可以不辨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此意則

會盟征伐之迹創霸紹霸之由托始絶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説春秋者自孟子而下紛然雜出更僕未易數也其言之當與否讀意已析大較馴又何贅焉馴於是經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得其旨瞶瞶然者逾三十年讀讀意重有省焉若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霆也敬識之末簡

明進士順德令思泉胡君墓誌銘

潘季馴

萬曆二年　月　日順德令胡君卒於官舍坻哭于巷農哭于野大夫士相與哭于堂如考亡焉已迺經紀其

喪以歸已復請于當事得如令甲祠名宦報可會予以節鎮起家填江右君之子某等匍匐乞銘焉辭不獲則掇摭其狀而誌其墓按狀君諱友信字成之思泉其別號也世爲吳興之德清人大父梅屋翁仕至歸德尹生兩泉公潛德弗耀配魏氏實爲君父母君生而穎異自爲兒時已嶄嶄露頭角稍長不好弄下帷治經獨師心匠不耶拘趨時好其於古文詞尤所涉獵意超玄乘際實境衍蔓色澤之詞一切謝去遂以嘉靖己酉舉于鄉隆慶戊辰成進士時年四十七矣君既歷强仕始登仕

版或謂君且倦君獨慨然曰三十年獲一第寧自好耶
手版腰章凡吾所以事君者敢以遲暮廢也試政禮部
使祭粵藩歸拜廣州之順德令嶺外饒沃順德尤稱沃
壤墨吏視之不啻外府多以此敗君既受命曰親民者
獨守令耳發猶不惜緜功令之謂何而苞苴公行置民
事于何有予既矢乃心與效職萬一不復能及家矣盖
以是訓其子云至則下令輸稅農得自逹于令胥無及
于農民乃大趨令所久之谿有餘金則盡推以佐他費
是時海上數警戈船下瀨駐近埂瀨海驛騷而烏大二

洲擅魚鹽之利爲盜藪群不逞之徒睗張詗察縣官爲大盜耳目君至則患之乃立保甲法十家爲甲甲有長十甲爲都黨正統之三丁籍一爲兵具器械出入守望得救瘵重連坐其諸惡少不趨田作而被楮鎧持矛盾者籍之會盜發鄉兵團捕得數十人君訊得實悉寘獄桴鼓遂息已而大寇以舟師十萬犯香山勢震鄰矣君咄嗟備巨艦邀之境上寇遁去督府異其材檄使監兵潮州君奮然往雖病不惜也縣治瀕海城數圮君嘆曰城復于隍無以保泰易有明徵遂具畚築程土物將其

興作節其經費期年而城成得地六百七十丈有竒益巖巖屹屹壯百雉焉于是以其餘葺庠序登進邑弟子而課習之自諸明經飭行者爲除更繇使卒業又以其餘葺演武塲訓卒厲兵振鐸鼓令士伍凛然文事武備兼舉矣然君之爲治以文馭吏以禮訓民緩刑小急豪彊恩施甚厚而約誓明郎三老嗇夫莫不循禮讓懼蒙恥見令也居三年所而課最嶺南使者上白狀首薦君且以賢能徵無何會病病頃之遂卒時某年某月某日也公配吳孺人哭公過慟扶櫬卒于塗孺人治家嚴

整有法度能佐君砥礪名節者悲夫夫死國婦死夫孰謂君與孺人之死耶往予按章海上數嘆令長之難聞君治順德有聲且爲順德慶亦爲君喜今據狀君者胡君蓋嘗守廣知其事尤著當實不謬而予同君舉于鄉迄今垂三十年其知君尤深始君弟以大東役爲仇衅殺君既壯且復之仇懼携千金爲解君竟不納卒得反兵之義又君爲薦士寮甚當事者察其賢欲周之君不可竟辭去其于倫理辭受大節閑之有素矣嗟乎其出而爲循吏入而克齊家也亦有本源也哉銘曰

寘寘貞宰敷錫藹藹至于南海南海茀靖日受之令海君呈祥海波不揚剸冗鋤强盡悴鞅掌畏壘大穰輿人嘖嘖孰當廟食應侯順德順德之萌茀離于屯日令之神神氣恣適而返其域隹城鬱鬱天享其名婦守其貞玄宅永寧

前丹徒令鹿門茅公荒政記　姜寶

嘉靖歲甲辰鹿門茅公自青陽服除來視丹徒縣事是年適江南旱爲災他令長講荒政而莫知所從事也公以江淮吳越間數千里雖饑甚而徐沛以比歲頗登旣

嘗移檄諸司請開閉糴禁通商矣又聞京師因徐沛以比歲頗登也而米價不甚踴于是議請蠲之外又議請折折于歲額不爲損而每石省耗費且三之二其爲民賜益大畧與蠲等巡撫丁公是其議而疏行之時江南歲漕以請得蠲者四十萬而折倍于蠲其以本色輓僅十之三四而已公爲丹徒請而兼及于江南如此又以丹徒之民枕江山而田者殆相半山田旱而赤地矣濱幸洲于江者因潮以濟溉也而稍稍收于是爲通融酌處之法以請而得蠲者與其不盡蠲而折者皆歸山田

而山田之民得無稅又于里甲均徭夫差三者皆援弛力薄征故事請于院司府減免其半以歸于山田而山田之民得無辦里甲均徭即夫差亦不以及也由是江田不加賦而山田之民亟寛稅役也人得以謀生而自食其力公又以此但施及有田者爾若其無田者與有田而田少稱下下戶者未遍也于是乃議賑先是公以徐沛間歲頗登而請開閉糴禁也括庫金共五千餘充官糴之本而民有厚于貲者悉令自往糴官不禁亦若不與也但令棋置所糴于各鄉以待行事旣而又虞里

胥者籍饑戶往往欺也則悉召長鄉賦者予以實徵之冊令檢下下戶以聞陽示檢有漏則責令代之輸彼方以代輸爲病已故悉檢以聞而不知公以此覈饑戶也凡饑戶之籍于官也既得矣公又以故無籍于官而流且傭于山谷閭里間者未遍也于是又議爲沿鄉審放之法以單騎遍行縣無至一鄉則故嘗籍于官與未及籍而來告者並聽核核而信乃皆粥食而予之印符令饑者執符以受粟而主賑者按戶收符爲券前此厚貲者之家其所貯私糴但令饑下戶轉相糴或貸以取償

而已公恭以此爲佐賑之一策亦未嘗奪其有以盡予饑下戶也計通邑受賑者萬八千戶賑而得全活者數萬人蓋前此饑下戶以聽審而守支城市中其爲勞且費與聚而爲疫癘之患既因公以免而里胥者又無緣得集其奸欺貧者蒙惠而厚貲者之家亦不至失其利又如山田被施而江田亦未嘗有加賦也皆亦他令長凡救荒者之所無也於乎公可謂有造于丹徒矣故公去丹徒已二十有六年而土民思之如一日凡來屬予爲記者玉山嚴公等數十人其言亦如出一口也於乎

難矣難矣予嘗謂救荒如醫病然醫者意也意有所獨到斯神有所獨通盧扁視病人能盡見五藏癥結人謂盧扁非常人能通神如此不知其能通神如此也意到故也公于丹徒荒政豈亦所謂意獨到能通神者歟不然事至難處至難濟何其善處能兼濟如此也史遷云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道少今年適大水爲災正　疾多而病道少之時丹徒士民者安得不思公予亦安得不爲公記其事歟雖然予爲公記其事乃爲盧扁者傳寫其方書也而水災與旱災異江田漂沒與高

田赤地同又在後之長民者按方書而善用其意民病
庶有瘳于公通神之治庶亦得其心傳矣公名坤字順
甫湖之歸安人嘉靖戊戌進士所可見于世不止此而
予所記者荒政也故荒政外不及云

黃龍洞記　　慎蒙

萬曆二年歲三月自府城出北門至弁山行二里許至
山麓極目而視則南之道塲與東西諸山皆呈一覽而
菜畦麥隴環綠於平疇曠野之間燦然爲聒目繼而仰視
則太湖諸石巍然獨隆乃洞石也至洞口則洞南一石

卓立如人形而刻次東坡韻詩一首又一石北向傴僂
而雄踞背刻黃龍洞三大字筆畫遒勁已沒其姓名矣
自右繞而東皆巨石如人力壘成而皆有隙縫可通一
線殆是天造洞之北有石壁方而且大高可數仞南一
石畧加粘連其勢若欲飛墮者石上草木森然參差掩
映不知何所托而生也石壁下一石聯翩橫生突出如
今之增塑佛座下有門北向方而且整伺之不知其底
俯視洞中令人心悸目眩真爲不測其石之植立於洞
内者稜角分明狀如鋸板又一石形圓似竹僅得其半

若受斧鑿四週皆有階級可攀緣而下巉巖刻削奇麗異常曾有人緣絙而下計二十五丈始至底底石皆五色成文南有一小洞洞口以泥封聽之有聲如吼驚惶而出俗傳有龍潛伏且通太湖名爲龍宮不誣也夫洞之深入而奇巧者往往有之此則直下而奇麗雖志所記載尤爲罕見真武殿復有小石壁高一丈有奇壁下小池名曰小龍潭及至絕頂坐問水亭則太湖之一碧萬頃可俯視不遠咫尺飛帆播曳宛如一葉以及東西洞庭與夫小雷大雷縹緲七十二峯如在鏡中因與游

客張盖草坐命酒籍石袖拂烟霞喜鷺鷥鶩悉出樽俎之下與盡方返是日也偶以天朗氣清風浪恬靜得盡其勝如此且山下楊梅樹以數萬計靑翠滿林不減閩之荔枝自是沃壤又亦奇觀也是洞爲山主而景之列於上下者適以增其美矣惜夫湖人皆知道場之爲最勝而不知弁之龍洞勝而且奇予故記之以闡其幽

孝子傳　耿定向

孝子逸其名居浙之長興里巷稚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

猶藏於匱一日飲諸婦呼孝子侍婦多豪貴人饌具腆
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毋前耶則時
睨目左右盼每何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果蔬納袖
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者焉紙盡而袖已盈盈矣
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毋前耶
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巵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巵置
樓簷間覆以瓦先間歸俄侍者報亡其巵衆客欲自明
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
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請出之則曰

居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柰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僦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稍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恚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非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呼孝子至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誣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其苦不能勉奉母氏懼而見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

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壼爲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
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顧兩豚犬見能
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
如是忍與吾見二祝哉卒二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聞
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

跋趙氏三帖

王世懋

趙文敏書法盛傳學者亡慮千百家世人罕見眞蹟得
其贋本輒詫爲奇貨已見不滿人意又目公爲俗筆不
知出公腕中卽漫不經意猶具八法今觀其妻與子書

尚爾奕奕乃欲輕詆公書眞可謂不知量矣至其父子以僚稽首老僧内及閨人亦稱都養令今世士大夫爲之能無撫掌獻嘲於戲此義遠矣書學至淺覓解書人猶不可得無生法忍平等法門何責於知德之鮮也

爲姚伯道跋歸去來辭後　王世懋

趙承旨好寫陶彭澤歸去來辭人間不下數十本余所藏者字字規蘭亭而併書其序以爲廢勝攜入關中以腰間未解艾氣亦不敢題一語於後近楚乞骸估客舟中始叙歎行識嘗歸亡何吳興姚伯道來出此卷相示

其書筆多意調不能如余卷有序而前畫一像以虎頭兼馬遠筆末有子久徵仲二跋兩事居然勝之大都相頡頏矣謝安石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余一病免便與陶令若相親人生得多題爲去來辭亦何必玉堂起草伯道謂何

跋趙松雪卷　王世懋

趙文敏公爲恭上人書般若經自比王右軍黄庭換鵞亦一段佳話也吾子行篆書題數語亦自奇當時雖書有此經與此詩原各自爲卷崑山周于舜博雅士也得

此卷遂乞仇實甫補圖文待詔先生補書雖自精絕然不能致文敏般若經冠之終如割肉補創余先珍藏文敏行書此經佳甚且亦是施僧者但力與恭僅差一字耳自謂延津之合遂割去仇畫文書令自成一卷而此卷尊爲元人妙筆一舉而兩爲完物矣右軍換鵞書乃道德經非黃庭也不知何以訛傳爲黃庭黃長睿論之甚詳文敏沿舊聞作此詩豈未覩耶觀餘論耶

趙太宰歸去來辭卷跋　　王世懋

觀此畫是錢舜舉倣龍眠靖節諸圖筆意蓋鑑輿入白

逆社一幀非專寫歸去來辭也當時緗素流落好事者
重之或請仲溫書以成三絶耳仲溫此書最爲急就章
合作錢原溥諸君皆效之至今松人猶搆兹體世懋曾
畜有趙承旨歸去來辭余兄元美跋云人間世貴人耆
書畫若渴獨此卷以見譏落吾弟手此舉仲溫合璧
聲價可亞承旨而爲太宰長𤰞趙公所有公獨非當世
貴人乎能不諱貴人所諱豈其爲急流中勇退人也宋
梅詢見致仕告身閉目推去之曰㡚重而言其誘我也
如此人安肯畜歸去來辭卷耶偶書此博公一笑

題林靜瘦馬圖後　王世懋

馬最難畫瘦馬尤難畫郎曹霸韓幹千古絕藝不聞有病乘黃法傳于後也獨杜少陵爲此歌悲壯奇穩具有畫意吳興林靜圖之以病瘦中垂首齕嚙尚帶駿色貞神脫也靜宋人畫譜不列上品意匠慘澹妙詣乃爾遂開承旨之派古人不可及事事如此余官金陵購得之輒不自量爲補書少陵歌於後以俗書續古畫何啻三百年隔也當令乞之材使汝充棟梁之用書畢不覺自哂

衡按林靜宋學士弟子云宋人悞

上董宗伯老師書四首　　王世懋

世懋不登師門歷六七霜矣皤然鬚髮非復締帷旁故吾顏色日月如馳不知吾師黃髮幾何壽骨加昔何若非幸辱緘與至止光我蓬戶屬凡鳥之投異林竟遣汎掃自恨寡緣無弟子禮至此即日過華亭轉而上謁通德里門不意舟膠於冰而狗馬之疾大作鑿冰亟返委廢牀褥術者又言是月大不利見即簡書之畏且未暇顧終已不能望顏色於咫尺之地恐爲門牆罪人徒有泝溯覆面而已敬以喘吁之隙口授童子爲書起居而

再霖外吏了無可以稱壽者種種愧心故非墨卿所悉伏惟吾師矜而納焉潟寒方甚爲道珍愛以未斗山之望不宣

世懋之自歲杪拜大斂也則靡日不心函席矣即病夫守闔門之分道民無境外之役而義惟在三儒道均重要之不可爲交游例者實擬於春中向家兄請半月之假潛蹤負笈執都養于外舍問眠食畢借便而過武林深入天竺諸峯窮飛來虎跑勝處了此一段夙緣然後歸而掩關籌策定矣而兒女債迫小女爲婿家委禽遣

嫁在三月初又兩兒出考在即雖絕交關亦須視其出入阜比至念重爲祇續所奪展轉胸臆紆軫何堪念欲改期造請則弟子缺然不報之罪丘山日積世懋所不敢也用是敢先一介持不腆之玄纁謝不斂於闗者惟我師鑒而納焉倘清和無暇則以初秋爲期望顏色聆清言嘗以日爲歲矣方今存翁指公八袠養翁老師與吾師皆以大老表閭舘閣相望鬱爲盛事覺勾吳之墟常有異氣否吾師天授玄解比想益尊神寡慮以膺遐祉令老門生蒲柳之姿常得借蔭大椿之下足矣足矣

拜送之辰形留神往注結中懷言不能吐

曩辱吾師之儼然而賜臨也自顧門人之禮百不一盡而充庭厚貺暨令孫膳部之惠則偃然而當之了不報謝此其意非敢云然也以爲弟子之於師即束脩無不手獻者若以一介之使代將函丈之拜且無日矣其必欲亟馳而問眠食此心甚竅與不替也坐稍逡廵爲欲請告之期遠耳不圖合旌行後家兄忽遘憊疾形容尫削跬步不前舍侄游學以弟代子醫藥日奏憂皇無出更思百方以娛之適有天幸漸就平康而舍侄復歸晉

端旅得少舒問之途人則令孫使節已閙還　朝久矣然猶昏昏於塵鞅之間如是者又月餘而亟指來臨須其行也然後請於家兄以朔日焚香後買舟修謁家兄命日而亟往俟而小至拜謁祀先也世懋趨而出於途聞妻兄之變迂舟海虞則阻風湖口一日夜懊悵不已亟竣事而夕行風鬬舟膠僅過吳江將抵平望屆指歸期逾約懼于家兄之誚不得已返棹謹令小僮持所手上求修拜而送之曰爲我泥首皇比展限兩月終酬此心也併寄令郎大兄令孫膳部兩書當時皆擬躬懇者

今亦付之兩奚矣慚汗投地無所自容惟吾師哀而諒焉前觀張司馬薦剡借重吾師甚至道路籍籍皆言東山之起計亦非遠我　朝三代甲科雖間有其人至於祖孫父子同時膴仕則千古僅見於今日非甚盛德何繇致斯願吾師加餐應詔為天下成此盛事也舟次疾書漫無倫次矯首西望神與俱馳

世懋入山不深竟為人所物色　國恩至再遂不得辭出山小草殊不足道然以葑菲下才叨冒三省菁莪追惟始路秋毫皆洪造也迢遞菰城即不敢望後堂絲竹

與一見阜比受教而行足矣不意安車乃出孔道登堂瞻拜悵歎躊躇欲返故道迎謁中途而游司寇業已相遇不得已留小僮持不腆筐篚爲獻簡辱使者追致教儀捧誦不覺感流白首傳經以半載闕八閩文此豈自知誰能爲不才道此者師生誼重今日乃見伎庇獲竣場事得餘皮骨歸見我師益望門而喜可知已冗次率爾報謝不知所裁

寄黄龍山書　王世懋

春間得賢書讀之不暇爲舍任失傳悲而深爲吾丈遂

志喜既而大庭獨對意謂必跨佳見乃故盡讓矣素何圳夫以令郎之年與科第之優而當歲不館選乃知此事信有命焉顧大丈夫所自力者不在此耳弟自辭貴省之除擬迂爾甚自以不通長安問遺遂併新郎君俱不敢稱賀前者老師携孫過我大愧門生供張初欲俟令郎北上身過一送遂得兼聆後堂絲竹哥為病宛昏昏過日則使者之節已行矣今迫長至始挽買舟一省老師即附薄儀為訊不能自託北鴻蓋以家信致之為安也惟門下諒其迂而存之幸甚

寄徐子與書二首

王世懋

足下領二大郡歸復中蕭然至賣山以償僕兄弟何窮也假令僕兄弟當食息之美有以奉老親者豈忍令足下至此也承動履亦復還佳然足下棲名山謝世氛足可定志何但養病獨不佞處塵寰中對俗客日不暇給賴臥病得少休休復何益居常自恨丈夫業已謝冠裳當杜門共古人語耳何至又以不用之軀受人間不急驅使耶然卒無可柰何此直命耳讀足下諸近體乃直有雲霞氣哉恭自愧遠甚也

東南海水騰沸田禾悉敗而風雨連日夜迄今彌氾濫

貴郡已成巨浸家兄力爲郡民請命慮開府稍緩事即

首疏陳之足下視此景象當有賜租理否僕比者雖稍

與政理而脩務塡委皆無餘力肆意千古之業時念足

下悵之

大司寇碧溪顧公誄　　　王世懋

歲次乙丑九月七日明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卒嗚呼哀

哉夭壽平格國恃老成如何不遺喪我典刑自昔先民

始也有卒維生莫留雖死何述矯矯司寇生榮死哀將

人之懷如彼梁摧何以輿哀言宣其辭何以誄德言尉之旃遂作誄曰

猗與顧公奕世流芳姓冠江左冑降晉唐丞相始基元公再光爰及公祖篠德含章乃誕厥考維慶之餘技挾扁倉德覃井閭苕溪之上自我勾吳湖山環營以鳩其居禰光告靈麟祥啓夢是生偉人協此隆棟生無童心弱不好弄文抽藻敷德朗器重弱冠登朝結髮佐治政稱神君獄視老吏入叅衛尉權倖所莅維公司直不貽其愧引身外補綏此粤人大盜㦸起王師屢勤公奮其

武威霆用振勦功莙徼時惟虎臣逝藩告禍工命爾將豈伊不虞畏此官謗丑翅西歷振鱗南向彼塗之人不勝公望桓桓中丞杖節昆明家難在告不遑發輿冒禁投閒丑十五齡峴山之社以集群英國以親達忠緣孝著滇夷弗靖乃眷南顧僉曰公哉康我國步旌旄載臨甘雨如澍入參喉舌晉備股肱惟大司寇爲天下平義形于色盜臣用憎乃遷南曹實維舊京居秩宣勞乞身止足抗情懸車返志初服濯纓青若振袂天日天之聽之貽我戩穀學貫經史數窮始終歌賦旁游草隸必工

靡德不舉靡藝不綜後覺稟素異邦從風誰謂河廣龍
門控流誰謂德難大雅鑛浮厥其期願永贍德猶如何
不吊奄忽彌留嗚呼哀哉二豎何虐來病君子俾我後
生靡瞻靡恃卿雲掩暉南箕躔尾泰嶽摧覩洪流失砥
嗚呼哀哉追惟疇昔謁公湖濱屈體善誘示我同春三
雅旣列四始是陳鹿鳴登歌以樂嘉賓容止未遠德音
猶在居無幾何天祿告艾我登其堂有白其斾鐘鼎絕
陳俶履辭佩嗚呼哀哉龍輀戒途出次于郊𤞤輿罷御
素驥悲號王命賻襚有光雲霄蒼麟玉蚪天路飄飆鳴

呼哀哉

祭徐子與文

王世懋

嗚呼吾兄而官止斯耶壽止六十有二耶而卒無血胤以死耶自古文人多忿狷疾戾偏拗矜能之行以故不厄于位即厄于年乃兄獨不然其德充然其容春然貫而不驕施而不倦犯而不校投之以散而不怨欺之以言而不疑迫之以煩而不焦酬之以負恩而不怒若是者其於聖人之道即未麗于中也以言乎古之所謂至人庶幾合于養生之旨矣此于法宜壽奈何其遽而死

也其死也不死于井釀不死於姝蠱素敦友誼有鄰莊之舫晚而獲遇傳以縈艱外熬中煎奄忽稱逝其殆死於王事之鞅掌也嗚呼使吾君早知予與而縈之艱之於十年之前其精氣足任牀以俯報何至力所不任而竟令其鞅掌以死也即早不遇而令家有負郭之田宅有代耕之子彼且怡然有以藉手而歸何至以六十之年而死于所謂鞅掌也倘以爲賦箕有定非逸享所能留歷幾幅巾委運貽親朋以話言又何至遽以鞅掌死而令寥寥於屬纊之辰也嗚呼痛哉惟其好游與貧予

然無聊牽率罷弱以至於此比其死也而貧者靡控子者告絶垂白老婦煢然歸櫬僮僕叫號旅櫬無主嗚呼天胡不辰而毒吾子與之至於斯也聞其屬纊之辰與夫戢棺之日僚友摧酸若墮手足士庶輿臺傾城哭涕而平生遺稿門人固藏有若世懋之徒誓以必傳則吾子與雖不能得之於天而可謂得之于人雖不能永之於年而亦庶乎永之於名矣雖然其哭者有盡也而其所傳者亦非其至也若吾所謂其德充然其容春然遺而不驕者施而不倦者犯而不校者投之以散而不能

者欺之以言而不疑者迫之以煩而不焦若詘之以負
恩而不怒者此吾所謂子與之至也而今與其七尺戢
之乎一棺而俱盡矣徒令吾想像其音容而不能告之
於人其又能已于吾之痛耶嗚呼子與萬事已矣其後
事吾不及聞然而僚友如張大夫輩則已竭誠而送之
矣其未穴之骨與爾未同穴之人則吾兄弟力當任之
若夫定嗣去傾僮僕循循以貽吾子與之歿寧則吾所
日夜籲天以祈而未能必其終者也嗚呼子與人琴俱
亡臨觴慟絕言不能文其有知而饗之乎其無知而徒

以寄吾之哀乎

惜餘樓記

錢[illegible]倍

予爲樓而題曰惜餘或詰予云予之惜餘云何夫古之聖賢豪傑發憤思自見於世皇皇焉如有所不及汲汲焉而懼歲之不我與也夫是以功業鮮麗聲施至今若曠焉自墮荏苒歲月吾未聞有立于世而傳于後也予自以爲奚若予起謝不敏豈敢望有立而傳於後乎亦各自見其志爾夫古之聖賢固有所皇皇汲汲者人知之可得而言之者一人不及知而所不得言之者亦一

襲予有眴瞀之疾竊有所嗜好馳騖而未已晨而與宵
分不輟皇皇汲汲匪朝伊夕將無同於古之聖賢爲欲
否耶而謂皇皇汲汲卽有槩于道者未盡然也夫天道
造化萬物寒暑晝夜相推而行其機在沕穆之間而變
化兆於俄頃之際古之人得是而游焉斯其所爲有立
而傳于後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迹求也且以宇宙之大
而人生其間以數計之不啻如泰山之微塵而欲圖微
塵之建立于蜉蝣未盡之年是與造化爭其鉅細修短
也寧非惑耶予今委其運于大化紆徐而暇豫優游而

俛仰與之委蛇以盡其年以一息而齊天地終始之運孰爲鉅細修短都付忽漠然而獨游于沕穆無窮之門吾不知與古之聖賢豪傑所建立于世而傳于後者何如是將以吾之紆徐而暇豫優游而俛仰者而當所謂皇皇而汲汲也予之惜餘如是予豈盡知之耶斯人默而退遂書爲記

敘譜

沈節甫

馬要沈氏故無譜譜之自余父始余父敦倫睦族其天性至篤而又精敏強記幼侍空菴兩川二府君側往往

諢上世之故則謹識于心自㩗和府君以來嘉言懿行未著譜牒而稍稍習于宗人之耳則余父暇箚之推也歲壬午余父年且七十有一矣慨然而念曰家之譜猶國之史也胡可已也雖然非我則誰克任此者于是考訂義例出入于歐蘇之遺而間以獨見裁焉爲卷七爲世十有二爲年二百七十人之生而存者三百有奇夫自㩗和府君一人而散之爲三百有奇者天也聯今之三百有奇之心而復合之爲一則存乎人焉斯作譜意也節甫蓋嘗薄游齊魯燕趙楚越之墟所遘覯同姓之

士無慮數十百而漫莫稽其從來則亦齊魯燕趙楚越之而已夫稱沈者孰不根聃季源金天而卒不免齊魯燕趙楚越之也則無譜故也茲譜成而所謂三百有奇者昭穆承傳燦然方冊間若根而株若源而委由是引之至于無窮而可免于齊魯燕趙楚越之患余父蓋曰遇尊者長者而敬心生遇卑者幼者而愛心生嗚呼是心也命諸天植諸性不待譜而存迺其誰爲吾尊誰爲吾長誰爲吾幼誰爲吾卑則譜具列之矣讀斯譜而敬與愛之心不油然生者非人也敬非其貌愛非其文益

有以爲之所者斯實敬實愛也敬愛之心衰尚不可名
人矧如余父所云操戈設穽者乎操戈異矣猶可禦且
避也設穽之禍即愼自守者鮮弗罹焉嗚呼吾祖宗其
無樂乎子孫之有是也在天之靈必且顯殛之以警于
人人儻倖逋乎亦何靣目見祖宗于地下君子念及此
是以知譜之不可一日已也嗚呼此余父所爲惓惓諄
事于以鼓宗人實敬實愛之心萃其渙而一之庶免矣
乎節甫既卒業爰繹厥指爲述贊用申告我後之人

玩易樓藏書目錄引

沈節甫

余性迂拙無他嗜好獨甚愛書每遇賣書者惟恐其不
余售既售且去惟恐其不復來也顧力不足不能多致
又不能得善本往往取其直之廉者而已即有殘闕必
手自訂補以成完帙丙寅在告偶閱陸文裕公藏書序
誚其言有類余者嗜薄富貴而厚于書蘇長公所以[illegible]
笑也寓意則樂留意則病今余得無病乎雖然余癖已
成未之能革也養厥靈根脫去葷葉請俟他日因髣髴
文裕公之意更爲編次如左

大樸園記　沈節甫

吾廬之西北百武而近吾園在焉廣可六七畝雜蒔花藥瓜果溪水自西南來蜿蜒往復數十折而入於吾園匯而爲池如月之弦池之上有樹隆然帮之五十圍高可數百尺春夏之交枝葉蓊蔚清陰覆盈且覓西牖夕覓東牖鄉父老望而指之曰大樸大樸葢其壽不知幾千百年矣夫吾園之花藥瓜果或以月計或以歲計其最久者大都不越百年間衰落盡矣而玆樸也獨得壽如是何哉葢其無奇葩異馨嘉實絕味以供人之盤賞其所取于造物者甚約而材又不良不爲匠伯所録用

以免于斧斤之患是以其壽至于此亦莊生所稱以不材全其天年者耶余嘗結小亭其下朝夕坐對犹而侶之時乎炎氣鬱蒸大地如焚而吾亭之中水波蘸凉微風吹衣鳥啼蟬鳴灑灑然脫煩熇而遊清冷之淵則兹樸之爲賜也然則樸雖無用于世而自余得之爲用甚鉅余安能舍之哉余安能舍之哉余椎魯無用與兹樸同天其或者亦以全余余將攜一二童子汲水灌畦耕鋤而食客至則摘果于樹烹蔬作供一飽之後散步花間調琴弄鶴以爲客娛客去則坐一蒲團隱竹几而觀

庸詎知樸之非余耶庸詎知余之非樸耶樸雖無用于世有用于余而余于霄壤間一無所用似猶過之樸乎樸乎惟余與汝園中之侶卽非余卽非汝誰將與侶有客圖之余記之汝樸聽之

答趙心山書　沈節甫

承以二序見託僕本非作者重公高誼故不敢辭近以目疾屢發兼見賈多病日日料理藥物筆硯且就焚矣久稽尊命何如何如如湖中處士善詩者前有丘張近則公及月山余君僕意欲彙刻作四處士集繼唐之四傑

第以三君製作多散佚無從披覽耳續俟新涼賤體平
復當登堂而商也使旋草草不能悉

安定書院集序　　沈桐

文昭胡先生以善教名于宋而我湖首拜其賜死復葬
湖中以故吏於茲生于茲者敬慕迄今不衰弘治間郡
守何公以先生廟貌俎豆雖有司存而體魄神靈非親
裔莫妥檄原籍得先生雲孫某者爲置田宅給衣巾俾
守祠墓歲時蒸嘗赫赫洋洋先生實照臨之而一時士
民執役觀禮者奔走瞻仰若或振鐸而錫之以循循[illegible]

餘之化已其再傳爲樂心氏其者懼文獻之日湮與其守之不易乃裒集所藏像贊制誥銘傳碑記族譜公移之類凡若干首總名之曰安定書院集而問敘於余夫先生百世之師也何敢以不文之詞點茲集爲雖然吾有私議願與胡氏二三伯仲一商之昔昌黎氏病唐文之靡奮然思以其言易天下乃山斗之仰僅僅於身後見之歐陽公與先生實相後先其力爲古文詞以變士趣所崇譏笑非訕而岌岌者亦甚久也先生設經義治事之科以一洗明經括帖之陋此其所儕視二公爲何

如而在蘇湖則一方宗之在太學則天下宗之闢壤下邑輕千里而以得廁門墻爲幸何居彼期以言行必且盡屠天下之言而後其言行先生即吾身之所由者以與斯民共由之刊其陋習而授之必得凡有人心孰能自外見而服聞而與固也以未若彼以本若此不有辨歟樂心氏之爲是集也其果覩像贊而與孝㨾制誥而作也讀誌傳而期象賢念譜牒而希元宗感碑記公移之表章而思對揚則是集也寧直胡氏之董抑亦吾道之光如徒侈世德以示觀美則是集也亦言而已矣

先人身敎之遺哉樂心氏安貧守行何有於是第區區杞人之慮則欲以胡氏壼茲集而不欲以茲集重胡氏耳惟爾二三伯仲以爲何如

武康三橋聖普濟菴刺繡法華經序　沈稠

世尊自明星見後滅度以前無一日不說法無一言不示實相義獨於將入涅槃演說法華經名無量義敎菩薩法至有退席而不任聽受者何居豈誠旨有遠近道有大小惟茲經所示爲不可思議歟將秘密法藏不可輕示必臨逝而始堪囑付耶夫析全金而爲瓶盤釵釧

駢拖盤敘剏而爲全金一也非二也由無極而成萬有會萬有而歸無極一也非二也顧良工之苦心造物之玄機則有不可以言語悉心思測者由成道而說四十九年之法會四十九年之說而歸於一乘雖有淺深小大之殊夫亦以當機者根有生熟昔也滞於淺小而今也同證于深大耳不則釋尊抵朱奚啻千載而法華一經王媛以刺繡始之楊蔡二媛補之洎及　昭代而涉門際乾潤色之代易而經無恙亦幾而經不爽一時閨人大德歡喜讚嘆爭爲題識開卷莊誦若面如來白毫

相光儼然可掬即王氏諸媛謂至今存可也涅槃之前
其可執乎然則自今而後盡未來際斯經之流傳皆有
有神靈擁護而吾輩之題識亦宜普現於未來佛眉間
毫相中矣

陳方伯祠堂記　　沈桐

吾鄉賢大夫繡山陳先生稅駕之明年會指使者羊公
觀風於吳羊固洛陽人遡淵源之自雅重先生之高特
祠於東林山之陽祀之命不肖桐為記其宜祀之故因
識古語云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不知忠孝之理

一貫而匪膠格焉者今第於公見之方令先公笮齋立武宗朝也以爲人而無廉猶裳衣之無穀食飲之無酸鹹也廼以苦節之貞自勵以大理卿謝事課僮擁圖書爲行李當時　廟廷大書氷清玉潔以表章之以故公蚤歲廢著授博士弟子以經生業乃起家進士縣刺史而督學而廉憲而左右方伯中外敭歷越二十載焉非不知蚤歲之艱難備嘗亦謂君子非廉無以承守也亦以苦節之貞自勵緦緦然罔敢苟得以瀸清白風及倦遊而還無一長物縱未至室如懸磬苟停耜斷機昌從

而衣食之夫繼人志者孝也述人事者孝也令先公之志之事惟廉而公繼之述之則孝已請極又何以加茲噫先公以廉名世忠也詎知貽謀即以孝成其子公以廉名世亦忠也詎知究竟即以孝奉其親嘗聞聖訓移孝為忠公之父子因忠致孝使非理之一貫則膠柱而不入矣烏能相承之至此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公之世德隆博萬善備矣殆難以語富者豈猶未可賞與惟公清白無瑕則寧辭富而居貧天將若之何矣天得無歉于斯也是以錫之耄耋之年而使 聖明修祖制奉

食之禮　詔有司存問而予君孫之號于忠孝者濟濟翩翩世濟其美上天之賞或者其在是哉羊方代　天子行事宜其建祠致祭以識不爽乃余覩方伯之高蹤而仰廷尉之芳躅恐東林之祀猶有尚清風而興起者併記之以爲異日左券云

弁山新創千松禪院碑記　　沈桐

千松法師者烏程馬要某氏子初出家於歸安之慶善庵法諱如桂號月庭習瑜伽教後閱經由萬松禪師僧明宗敎復投萬松爲弟子更名明得號千松聰悟機辯

迥出同學遂繼萬松法席吏部尚書五臺陸公歆仰高風延置嘉禾東禪寺遠近受業者雲集大江南北爭相迎迓以錫杖臨蒞爲幸萬曆某年弟子某某等謀曰師湖産也杖屨之跡遠矣父母之邦獨無駐錫之所發祥之謂何適郡城西北二十里有古刹曰圓證者爲勢家所籍殘僧四五輩客處他所遂各罄衣鉢益以陸太宰及余輩數緡紳所捐得金錢若干返寺西墳所籍于勢家山地若干搠禪堂一區齋廚客舍粗備仍請于郡侯某公延法住持講華嚴楞嚴法華諸經茂艸荒烟倏爲

叢林僧俗士民咸聞妙義罔不歡喜讃歎慶茲地之有遭也無何千松化去弟子星散僅正朗一人斷斷株守旱潦相仍既艱於食而寺僧一二不逞者不念諸禪侶百艱恢復之勤將圖鳩佔之舉太宰公復同余輩數人更延嘉禾茂竹某上人住持本院普請行僧十餘衆晨夕焚修課誦之外三年期滿茂竹告開復延印江繼之主持規程發揮性義則委之千松入室弟子守菴某法師課誦加勤參究彌力清淨森嚴遂爲湖中道場首稱某某等深慮勝事多魔人情叵測將來或迷始卒必且

以地原屬寺禪流一將客寄妄生斷截誰其明之愬余詳志其事以杜意外余惟儒釋雖異致稱本性命以立極積真誠以化物則有不容二者何佛應世而能無魔何魔爲障而能娩佛在慈忍以融之耳側聞寺僧亦有易葷以蔬易垢以淨掰精舍於寺左而矢志修習此雖善根夙鍾然聞風而興夫豈無因諸禪德果能一切慈忍而不與異已者爲搆又安知不从而俱化乎故旣紀其事而復贅此以告諸禪德併以風夫將萌斷截於是者若諸契券及捐募交承之詳則具列于碑陰云